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卷三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一百一十四頁，我們看第三行，我們再把這段經文念一遍：

【何以故。須菩提。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。我於爾時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。何以故。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。應生瞋恨。】

我們上一次學習到這段經文，《講義節要》第一條。這段經文是講過去世的事情，「歌利王事」，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樁事情，就在「本劫」，我們這個賢劫。世尊出現在住劫當中的第九個減劫，我們現在就是在第九個減劫當中。減劫，在世尊那個時代（三千年前）是人壽（平均壽命）一百歲，平均百歲，到我們現在過了三千多年了。減劫就是一百年減一歲，一直減，減到十歲。我們今天距離世尊滅度已經三千多年，三千年，一百年減一歲就三十歲，我們現在這個地球上人類平均壽命是七十歲。這講平均壽命，不是講個別的，個別的、少數的，活個一百多歲的也有，但是不多，一般七、八十的是比較多一些，五、六十，六、七十的，甚至四、五十歲就往生的也不少。我們現在看到好像醫學發達，七、八十歲都很多，八十、九十幾的也看起來還不少，好像我們現在平均壽命應該不止七十歲。上個星期也跟大家分析，這是講平均年齡，平均壽命，有比較長壽的，有比較短命的，最短的就是墮胎嬰兒，那才一歲。墮胎的，一年有多少？如果你把這個平均起來，恐怕現在七十歲都還不到。所以這個是講平均年齡，不是講個別的，這一點我們要明

白。所以現在講六、七十歲是平均年齡，跟世尊所講的也都相應。

人壽最少到十歲，到十歲已經是最底谷，不能再低了，再低就沒人了，那個時候人就很少了，互相殺的，都殺得快沒人了。苦到極處，人慢慢就反思，觀察到這個都是造惡業，所以慢慢又回頭修善。慢慢修善，修了一百年又增加一歲，一百年又增加一歲，增加到八萬四千歲，那也是頂端了。所以在六道裡面生死輪迴就像輪子一樣，一直輪一直輪，爬到最高的就要下來，下到最低的時候又要爬上去，那就是一個輪迴的現象。爬高山，爬到最頂尖，你再走就是要往下坡。我們一般講走下坡，因為你已經走到最高端了，再走就是往下，不能再上了。所以八萬四千歲是修善到一個極端，十歲是造惡業到一個極端。在我們中國諺語講「物極必反」，就是任何事情到了一個極處它就反過來。造惡，惡到極處他就再反過來，就修善；修善修到極處又反過來，又慢慢造惡業。所以六道輪迴，上上下下，一直輪迴、一直輪迴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為什麼會有六道輪迴？為什麼造善造惡？因為都是有我。有我相，有我，這些貪瞋痴都是從我來的；沒有我相，這些貪瞋痴就沒有了。實在講四相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後面這三相都是從我相發展出來的，根本還是我相。我們凡夫迷執（迷惑執著）主要就是我執，著相，執著這個身體是我，執著人我相，這是最粗的一個執著。這是我們無始劫以來這個執著都很堅固，很堅固的執著，執著這個身是我。所以證須陀洹果，要斷八十八品見惑。見惑歸納為五大類：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禁取見、邪見。第一個就是身見，哪一個人不把這個身體認為是我，很堅固的執著這個身體就是我？這是無始劫來的執著，迷執。執著這個身是我，我這個身體受到傷害，我們自然會生瞋恨心。不要說割截身體，肉一塊一塊的割，那怎麼受得了！人家打我們一個耳光，恐怕我們就

氣得半死了，我們得恨一輩子，何況這樣的屈辱，割截身體？如果有我相，肯定就是這裡經文講的『應生瞋恨』，「應」就是應該，應該要生瞋恨心。這個很自然的，因為著我相，第一個就是身見，執著這個身體是我，所以身體受到傷害的時候，瞋恨心很自然就生起來，那個就是我相。所以須陀洹他能夠證得初果，第一個要破的就是身見，就是不執著這個身是我。不執著這個身是我，主要是在那個見，也不是說叫我們去把這個身燒掉，燒掉了還是我。現在如果你把它燒掉，去自殺，就破我見了，自殺的人不都證初果須陀洹了嗎？沒有那個道理，他還是執身見。這個道理比較深，這個要深入，放下你心裡那個執著。放下這個執著，不是說叫你故意去破壞這個身體，也不是。這裡講，主要是遇到這種逆境，沒有辦法去抗拒的逆境，他不生瞋恨。關鍵要破四相，破四相第一個就要破我相，從身見破起，這個就很不容易。第一關，不執著這個身是我。我們接著看第二條：

【二、生當此際，惟有勸導大眾，同歸佛法，持戒修福，能種善因，必得善果。】

《講義節要》也勸我們大眾，『生當此際』，我們出生在現前這個時代，是釋迦牟尼佛的末法時期，末法也過了一千年了。末法時期我們這個世界，《彌陀經》講「五濁惡世」。五濁（濁就是污染），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五濁惡世，這五種的污染（染著）相當嚴重。在這個時代，現在的人我們冷靜去觀察，造惡業的多，修善的比較少，少數。所以江老居士在此地也勸導我們大眾『同歸佛法』，大家同共發心來皈依佛法，皈依三寶，也是勸社會大眾來學佛。江老居士跟印光祖師是同一個時代的人，都是清末民初這個時代的大德。當時民國年間，遭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在中國大陸軍閥割據、對日抗戰，全球人類真的是民不聊生，天

災人禍。所以當時這些祖師大德也都勸導大眾要皈依佛法，因為佛法對因果報應、生死輪迴講得最明白、最詳細，而且有理論方法教我們來修學、來解脫這些苦難，是我們唯一的一個皈依處。

同歸佛法，主要要『持戒修福』，從這裡修起，持戒修福。「持戒修福」這四個字就是出在本經，就在《金剛經》。《金剛經》，我們前面看到「持戒修福」，須菩提請問世尊，當時他聽金剛般若非常感動，感動到流眼淚，得未曾有，遇到這個殊勝的大法，圓頓大法。須菩提也代我們眾生問，他就請問世尊，因為我們出生在佛的時代，有佛來指導、來講解，我們修學金剛般若也都沒有問題。但是到了末法時期，佛滅度，到那個時候還有誰能夠來受持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？誰能來受持這部經典？我是很幸運遇到佛，聽佛來講經說法，我們開悟了，我們明白了，能夠信受奉行。但是後五百年那些末法時代眾生（五濁惡世）業障深重，到那個時候還有人能夠受持《金剛經》嗎？須菩提就問這個問題。實在講這個問題也是替我們問的，替大家問的，請佛來說明這個問題。佛的回答就說，告訴須菩提說，你不要這麼講，你不要以為後五百世就沒有人能夠受持《金剛般若經》，你不能這麼講，不是沒有。在末法，只要能夠持戒修福，這樣的人他遇到《金剛經》能夠信解、能夠受持。佛講這個話意義深廣，雖然經文「持戒修福」四個字看起來好像滿簡單的，其實這四個字也意義很深廣。

為什麼講到持戒修福？這個也是讓修學般若的修行人不至於著空。因為聽到這些空，什麼都是空，空了還修什麼？恐怕就墮到惡取空，墮入惡取空那就比著有更麻煩了。著有，佛還比較能夠救，你執著有，有善惡因果、有報應，你執著這個還比較好教。雖然沒有破四相，起碼他知道要斷惡修善，不至於墮三惡道。如果執著惡取空，他以為什麼都空，造善業也空，造惡業也空，那不如惡業多

造一點。他就不執著，他是不執著善，但是他執著惡，執著惡墮三惡道去了，他沒有把不執著真正搞清楚。因此中國佛教，自宋朝以後很少法師講《般若經》，因為怕人產生誤會。這個問題江老居士在《講義》裡面說得很多，也特別強調不能因為這樣就不講，因為般若畢竟是佛法的中心。佛四十九年講經說法，般若講了二十二年，可見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們也可以說，如果離開般若，那就不是佛法了，你講得再怎麼樣天花亂墜，那也不是佛法。所以佛法跟世間法不同的就是般若，有了般若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（般若智慧）；沒有般若，那就不叫智慧，在佛法叫知識，就是聽得很多、懂得很多，也會講，講得天花亂墜，但是不能解決問題，知識。像現在佛教大學，把它當學術來研究這一類的，都變成知識了。

我們再進一步講，無論修學哪個法門、修學哪一部經典，如果沒有持戒修福，實在講，懂得再多也都變成知識，不能開智慧。經典也能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是不能斷煩惱、不能破四相，就變成知識了。知識反而是成了一個障礙，變成所知障，知道得愈多，障礙就愈多，變所知障那就更麻煩了。所以持戒修福，無論修學哪一個法門，都是共同科目。持戒就是斷惡、止惡，持戒就是諸惡莫作。比如說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行、不妄語、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、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這是止持，就是諸惡莫作；修福就是眾善奉行。一部《太上感應篇》講到最後，就是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久久必獲吉慶」，這是講人天福報。如果我們有持戒修福的基礎，我們再來學《金剛經》，那就能夠超越了。《金剛經》幫助我們離四相，離四相持戒修福，那就超越六道，就不是得人天福報，超越六道十法界了。

講到持戒，在經典上講「戒為無上菩提本」，戒是無上菩提的根本。我們老和尚過去在講席當中也常常講到持戒的重要性。他老

人家常常講到他年輕的時候學佛，對戒律他就不重視，但是對經典，大經大論，他很有興趣。因為他入佛門是因為親近方東美教授學哲學，那時候方東美先生在台大教哲學，他仰慕他的學問，要去跟他學哲學。方教授給他介紹，佛經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這個話打動他。特別給他介紹《華嚴經》，因為方教授抗戰期間到四川峨眉山去養病，沒有報紙看，借寺院的佛經來看，剛好被他看到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他看了才發現，佛經怎麼有這麼高深的哲學！他是用哲學的這種角度去看佛經，所以他寫的有「佛經哲學」、有「華嚴哲學」。方教授當時也是用哲學的眼光來看佛經，所以給我們師父講，他說有一些是哲學，有一些是迷信。當時我們師父也是這樣的一個看法，因為他主要是學哲學，迷信的他不學。所以這樣他才開始看佛經，對大經大論就很感興趣。因為經過方老師的介紹說，佛經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他要學哲學，這個高峰的哲學怎麼能不學？被他這句話打動，他才開始看佛經、接觸佛教寺院，到寺院借經書來看，才開始接觸佛法。

他的因緣也很好，經過半年就一個前清（清朝末年）的蒙古的親王，介紹他認識當時的總統府資政章嘉大師。當時章嘉大師住在台北市青田街，現在變成他的文物館，屬於蒙藏委員會在管理的。每個星期去親近章嘉大師，親近三年，章嘉大師教他修布施，他就很認真修。三年後章嘉大師就圓寂了，六十八歲就圓寂了。當時在茶毗，中國佛教會在北投一個寺院的旁邊給他蓋一個火化爐，在那裡火化，我們師父就在旁邊搭一個帳篷住了三天，追思。追思什麼？他就回想章嘉大師這三年當中教他什麼？教他修布施，他依教奉行了，還有什麼大師對他教導很重要的提示？後來他就想到，每一次去見章嘉大師，要離開，章嘉大師就送他到門口，就會輕描淡寫的跟他講一句說，「戒律很重要」。那三年，每一次去就會跟他提

醒，戒律很重要，這句話他聽了三年，印象當然很深刻。當時不是很在意，但是話聽得很多遍了，當然印象很深刻。我們師父在講席當中也講了，他說當時如果章嘉大師硬要他去受戒、持戒，那個時候他肯定不能接受，他也不會相信。為什麼？他跟方東美教授學哲學，他的看法，戒律是三千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規範。那我們現代人，二十世紀了，又是中國人，叫我們去過三千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，這個怎麼行得通？他是這樣的想法。所以他覺得現代已經用不上了，他的看法是這樣。但是後來他深入佛法才明白，戒律跟世間生活規範、跟世間的一些常禮不一樣，那些風俗民情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不同，戒律它是一定的。如果你要超越三界六道，這個規則是超越時空的，你三千年前要這樣，三千年後還是要這樣，不然你就不能超越六道。所以它跟世間的那些禮俗就不一樣，那些禮節，各地方的風俗民情會隨著時代而有所改變，但戒律它超越時空。後來他才想明白，才開始重視戒律。

持戒，戒在中國佛教也是一個宗，叫律宗，南山律宗是專門持戒的。所以《大藏經》裡面經、律、論三藏，律藏就是戒律，戒就是三藏當中的一藏，這個也不容易，你要把律藏搞通。三藏你能夠通一藏，這個就不容易。一般翻譯經典的法師，三藏都要通達，經、律、論三藏，所以稱為「三藏法師」，經律論他都通。一般能夠通一藏就不得了了。持戒，我們一般講戒律，戒就是禁止的意思；律就是處斷輕重，開遮持犯，那個叫律。律是法律，戒是禁戒，禁就是禁止的，比如說不殺生，那就禁止，你不能殺生；不偷盜，不能去偷盜，這個就叫禁戒，就是禁止的。律就是法律，這個法律在佛法講，法律就是處斷輕重，開遮持犯。處斷輕重就是說你犯了戒，用律來處斷，犯得嚴重還是不嚴重，這個叫處斷輕重，是比較輕的還是比較重的？還有開遮持犯，開遮持犯就是說，在什麼情況之

下你要開，不開也叫犯戒。我們常常有聽過一句話，叫開殺戒，以前看武俠小說，看那些說大開殺戒，其實開殺戒就是佛教戒律的開遮持犯。開就是開戒，每一條戒都有開、有遮、有持、有犯。比如說不殺生，在什麼情況之下你要開這個戒；你不開，那也叫犯戒，所以叫開殺戒。但是不能開的時候你開了，就叫犯戒。所以該開要開，該遮要遮，遮就是預防的意思。開、遮、持，持就是你要保持，你要持這個戒。要執持這個戒，不能持戒那就犯戒了。犯戒，我們一般講又叫破戒，破戒是破壞戒體。因為我們去受戒會得到一個戒體，如果不能持戒，違犯了，這個叫破戒。破戒有破得比較輕的，有破得比較重的。

我們要學戒，先不要好高騖遠，一下子要學菩薩戒、比丘戒、沙彌戒，那個太高了，做不到。實在講，五戒持好了，你要提升才有可能；五戒你都修不好，你怎麼能受那些更高層的戒？所以我們一個五戒都搞不懂，受了那麼多的戒，一條也做不到，那就沒有實質的意義，只有受戒這個名義而已。所以我們戒要學，學戒學懂了、學會了，那才能夠持戒，不然不曉得怎麼持戒。現在大家對受戒，有沒有得戒體也不知道，都是搞一個形式的。現在講真話也沒有人要聽了，搞個形式的，那不會得戒的，不會得戒，就你沒有得到戒體。沒有得到戒體，你沒有戒，所以你犯了就是造惡業，實在講破戒都談不上。破戒是什麼？你有得到這個戒體然後破壞了，那個叫破戒；你都沒有得戒，你破什麼戒？所以現在人破戒都談不上。破戒是他有得戒了，他有戒體，然後這個戒體被破壞。五戒，它有律，法律來處斷輕重。就是說，如果你得到戒體，你犯了這個戒，比如說不殺生，你殺生了，這個有分可悔、不可悔，可悔有小可悔、有中可悔、有不可悔，不可悔就不通懺悔，不可以懺悔，你戒體破了，不能再受戒了，沒有了。這個在小乘戒裡面的開遮持犯。殺



生，比如說殺螞蟻、蟑螂，這個是犯小可悔，這個可以懺悔。中可悔就是說你殺比較大的動物，殺牛、殺馬，這個中可悔。殺人，如果是無意的誤殺，那個也可以懺悔。但是你故意殺，那就不行，故意殺人，把人給殺死了，這個就犯了不可悔，不可悔就是你的戒體破了，不能再受戒了。所以律就是處斷輕重，它可以處斷你犯的這個戒輕還是重。最嚴重的就不可悔，比較輕的可以懺悔，還有中可悔、小可悔。

實在講五戒，五條戒都叫遮戒。一般我們講，酒這條戒是遮戒，遮就是預防。酒本身沒有罪過，它也不是殺生，都是植物釀的，但是那個酒喝多了，人失去理智，會犯了前面的殺盜淫妄，所以佛把這個列為重戒，就不能喝酒，喝了怕你控制不了，喝多了那你就犯前面的戒。所以這個叫遮戒，遮就是預防的，預防你去犯那個戒。前面這四條，殺盜淫妄，受戒實在講也叫遮戒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四條它的性質就是造惡業的，你沒有受戒，你犯了這四條一樣有罪。這個叫性罪，它本身的性質是惡業，所以你造了殺盜淫妄就有惡報。這個是性戒，它本身就是不好的，現在你再受了五戒，受了這個戒也叫遮戒。遮就是說（你受了這個戒）預防，我們不去造這個惡業，它也是一個遮的作用，就是會提醒我們已經受了這個戒，我不能犯這個戒。所以它能夠預防，提醒我們不去造這個惡業。我已經受戒，不能去犯這個，犯了你就要懺悔。所以受戒的人，如果犯了殺盜淫妄酒，就是多一個破戒罪。破戒這個就有輕有重，有的可以懺悔，有的不能懺悔。所以受了五戒，實在講都是叫遮戒。有受五戒的人犯了前面四條，又加一重罪，叫破戒罪，因為本身它的性質就有罪，性罪，再加一個破戒罪就是兩重罪。沒有受戒的人，他沒有破戒罪，他只有本身那個性罪。很多人聽到這樣，那還是不要受好，萬一犯了，沒有受才一重罪，受了就變兩重罪了。但是反過

來講，你受了也有功德，你受戒、持戒有功德，這也是沒有受戒的人他沒有。

這個戒，我們學習《五戒相經箋要》，以前我對這個戒也是看到就敬而遠之，我也是很喜歡聽經論的道理，看到戒都怕怕的。這個戒我們做不到，好像這個戒非常嚴肅的。後來我在山東做百七繫念，那個時候每一天跟同學講一個小時的《五戒相經箋要》，講了四十多個小時，講得滿詳細的。講解當中才發現，原來佛制這個戒不是宗教式的戒條，它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而且你如果受了戒，你不能持戒，你可以捨戒。你如果怕你做不到，多了一重犯戒罪，你可以在佛前捨戒。或者找一個人，聽得懂你講話的人，你跟他講說不殺生我現在做不到，暫時先捨戒，以後做得到再來受。你只要給一個人講，那這個戒就捨了，但是一定要找一個聽得懂你講話意思的人。你如果中國人，不能去找一個外國人，你跟他講中國話他聽不懂，那個不算。你要講他聽得懂的，不然你就要講外國話，講他聽得懂的。

弘一大師也鼓勵我們去受戒，但是他告訴我們，你去受戒不要以為你得戒了。你以為得戒，你受了比丘戒：「我是比丘了」，他說這樣罪過很重，冒牌的，你沒有得戒。所以在泉州的承天禪寺請弘一大師去講戒，他們傳授三壇大戒。弘一大師他是律宗的祖師，我們中國佛教民國時期大家公認律宗的祖師，對戒律很有研究。所以現在要學戒律的人，我都建議他們去看弘一大師的著作，比較能夠學到真正的戒律。弘一大師就跟大家講說，大家發心來受戒，跟大家講真話，是得不到戒的。但是看到大家都很失望，得不到戒，我們辛辛苦苦來這裡受戒幹什麼？他也鼓勵大家既然來了就要受，受了不要以為你得戒，沒有，你沒得戒。不要有增上慢這種心態，以為得戒，我受了比丘戒就是比丘，我受了菩薩戒就是菩薩，那這

個就有罪過了。所以祖師是講真話，但現在有很多人不懂。我們看到有很多出家人受了比丘戒：「我是比丘」，他的罪過很重。弘一大師就用比喻說，你不是總司令，說你是總司令，恐怕就被抓去槍斃了。他說世間法冒名的都有罪，何況佛法！出世大法，怎麼可以冒充？

戒律，現在在佛法的修學是最冷門的一個功課，但它卻是最重要的，你不學這個，你不管修什麼法門都不能成就，連我們修淨土法門也不例外，你看淨業三福不是持戒修福嗎？所以修學任何法門，都必須持戒修福。現在講到持戒，我們老和尚提倡的《弟子規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十善業道經》是我們受戒的基礎，有了這三個根，我們受三皈五戒就能得戒。所以弘一大師也勸大家，你也不要失望，還是受，受了之後不要以為得戒了。受了之後要學戒，你學會一條就去落實一條，那就真得戒了。所以以前的人是先學戒，學會了、學懂了再去受戒，受了戒他也就知道怎麼來持戒。現在人，弘一大師也很慈悲，勸大家你先受，但是不要以為得戒，受了之後再學戒，學一條做一條。這個跟章嘉大師跟我們師父講的是一樣的，章嘉大師就是講比較務實的，重實質的，就是說你學會一條就落實一條，你就得這條戒，這個是比較務實的持戒修福。

持戒修福，『能種善因，必得善果。』種善因得善果，這是人天福報。如果你能離四相就超越六道十法界；如果不能離四相，持戒修福就能得到人天福報。但是我們要離四相，也要持戒修福，再來學金剛般若，持戒修福幫助我們離四相。江老居士在這個《講義》也講得很清楚，他說古來（從宋朝以後）的祖師大德不敢講般若，就怕大家著空。佛在《金剛經》講，你要持戒修福，在末法你持戒修福，你就能懂金剛般若。持戒修福就是有，就是把你著空這一道門給你堵起來，你就不會著空了。你持戒修福，你不要去著這個

相，那你空有就離了。所以它妙就妙在這裡，妙在持戒修福，那你不要去執著持戒修福的相，你就超越了，二邊都不著了。所以不只種善因得善果，種善因得善果講世間的善因善果，你離相就出世間的善因善果，就能證果，證阿羅漢、菩薩果，證得佛果。好，我們再看第三條：

【三、佛言一切唯心造。又言一切法莫非幻相。故壽命、世事，雖有定數，實則定而不定，事在人為而已。更當普遍發大悲心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得一個究竟。則世出世間，皆有一個辦法矣。報佛恩在此，救一切苦在此，滿菩提願亦在此。】

這一條主要的地方就是第一句話，『佛言一切唯心造』。我們做三時繫念，都有加一個小蒙山，小蒙山一開始就是念《華嚴經》的一首偈，「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應觀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」。唯有我們的心造的，沒有別的，這句是總說。既然是一切唯心造，我們心要怎麼造，那是我們的事。所以過去的寺院道場都有印一個十法界圖（這個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人印出來流通了），就在當中畫個圓圈，寫一個心，然後圓周就是十個法界，從佛法界到地獄法界，十法界圖。十法界都是心造的，不是上帝造的，不是閻羅王造的，都是自己的心造的。你心善，造人天；心惡，造三惡道；你心修四聖諦就是聲聞，修十二因緣是緣覺，修六度是菩薩，修平等是成佛，你的心怎麼造，那個都是自己的心造的。所以一切法唯心所造，我們要作佛也是我們心造的。特別中峰國師在《三時繫念》的開示講得非常具體，「我心即是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即是我心」。阿彌陀佛誰造的？還是我們的心造的。我們的心念阿彌陀佛，我們就是阿彌陀佛，那不是我們的心造的嗎？所以心作心是，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，一切法唯心造。

『又言一切法莫非幻相』，「一切法莫非幻相」就是《金剛經

》到最後講的，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」。所謂幻相，就是它不是固定的，不是真實的，不是一成不變的，都是虛幻的，虛幻它就會有變化。『故壽命、世事』，就是我們講到一個人的壽命，世間的事情，『雖有定數』。看相算命的，如果你給高明的算命先生算，他能算出我們一生的流年，也就是我們一生的遭遇，算我們的命運。最具體的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袁了凡先生還沒有遇到雲谷禪師的時候他還年輕，大概十五歲就遇到雲南的孔先生，孔先生算皇極數算得很精準，給他排八字算流年，哪一年考試考第幾名，哪一年領公家的米領多少，會遇到什麼事情，大事小事都給他算出來。這個在算命的講叫排流年，從你生，給你算到你老死。算到他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，八月十四丑時當終於正寢。他會當官，當四川一大尹，一大尹就在四川偏遠的小縣，當個小縣官。告訴他，你的任期還沒到，你壽命到了，你要趕快辭職回家，你的壽命只有五十三歲。哪個時間要死、要怎麼死都給他算出來了，命中沒有兒子。他都仔細把它記錄下來，記錄下來，他也不是這樣就相信了，他還是去經過這些時間去對照，哪一年考試考第幾名，哪一年領公家米領多少，果然不出孔公所算，對照起來大小事情都很準，都相應，那個時候他才真正相信人有命運。所以他也就不打妄想，不想太多，想沒有用，到時候該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也沒辦法，過的日子就非常消極。

他這樣的人，我們老和尚給他起一個名稱，標準凡夫。標準凡夫就是說他相信命運，也不打妄想，沒有非分之想，因為想了沒有用，這樣的人叫標準凡夫，相信命運，我們俗話講這個人認命了，他認命了。不標準的凡夫就是不認命，現在很多人他就不認命，他要跟命運搏鬥，他要戰勝命運，其實都是在打妄想。命中沒有就沒有，有就有，你怎麼拼？你命中沒有，你用什麼方法也求不來。命

中有時自然有，命中無時莫強求，你沒那個命，你強求沒有用的，到時候你還是得不到。你命中有，到時候它就來了，你要推也推不掉，這是事實真相。

他放下萬緣，去寺院，去找雲谷禪師，去跟他打坐，面對面坐三天三夜。雲谷禪師看到很佩服，這個定功不得了，坐三天三夜，眼睛都沒有合起來。還問他，你是修什麼功夫？他才說，我也沒有什麼功夫，就命被人家算定了，我想也沒有用，所以我就乾脆不想。雲谷禪師才哈哈大笑，他說我原來以為你是什麼豪傑，你有什麼功夫，結果你還是一個凡夫。他就覺得很奇怪，怎麼說我是凡夫？所以才把孔先生給他算命算得很準，一五一十給雲谷禪師講。雲谷禪師聽了之後才給他開示，他說命是自己造的，你自己可以改變。你看這十幾年來都被他算得死死的，你一點都沒有改變，那你不是凡夫是什麼？才很訝異，因為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命可以改的，孔先生只是給他算得很準，沒有告訴他命能改。我們現在去給人家算命也是這樣，算得再準，他也不會告訴你命要怎麼改。因為算命先生自己也不懂，他自己的命也改不了。為什麼改不了？因為他沒學佛，他不懂，他只有學那一套推算的技術。雲谷禪師給他開示之後他才明白，聽懂了。聽懂了，他就真的積極去斷惡修善，就這裡講的持戒修福，後來命運整個改了。他的壽命原來只有五十三歲，後來延壽二十一年，活到七十四，延了二十一年，相當長。命中沒有兒子，後來兒子很好，做大官。原來只能做四川一大尹，偏鄉地區的一個小縣長，後來做到寶坻知縣。寶坻就是現在河北省，現在的北京就屬於河北省，等於是現在的北京市長，那個層級就不一樣，命運整個改了。所以他寫這個四訓，他這個叫《袁了凡先生家庭四訓》，他寫這個四訓是在六十九歲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，他六十九，他說孔先生算我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就要死了，我現在已經活

到六十九了，我還在，說明雲谷禪師給他講的是真的，命運能改。

雖然有定數，定當中有不定，所以『實則定而不定，事在人為而已』。所以你命中，過去世有做好事，這一生命很好，如果這一生繼續做好事那就更好；如果這一生不做好事，又做壞事，福報享盡，惡業造多了就墮到三惡道，也可以把好命變成不好。也可以把不好的命變成好，關鍵都在個人的心，事在人為，你要怎麼修！怨天尤人沒有用，怪別人也沒有用，因為這些都是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。明白佛法的道理，這就是有句話講說，「有佛法就有辦法」，真的是這樣，這一句話真的一點都不誇張。你看佛法它能解決我們生死的問題，能幫助我們成佛，這個最大的事情都有辦法解決，那你得個人天福報有什麼問題？人天福報在佛法講是雞毛蒜皮的小事，不是大事，生死才是大事。大事都能解決，小事哪有什麼不能解決的？肯定能夠解決的。所以說「有佛法就有辦法」，這是一點不假，但是問題是你真正明白佛法，要如理如法去修學，沒有一樣求不到的，經典上講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長壽得長壽，求兒女得兒女，求官位得官位。現在很多人不都喜歡升官發財嗎？世間人求的不過就是這些，這些都是屬於人天福報，世間的福報。那你要求大涅槃，就得大涅槃，那就成佛了。你要求什麼，都能滿我們的願，關鍵就是要明白道理，如理如法來修學，沒有一樣求不到。這個是佛法在世間的可貴，我們稱為三寶，的確是寶。所以命運可以改造，因為你懂這個原理，那就什麼都可以改造；這個有定數，但是定當中它有不定。

『更當普遍發大悲心，一心念佛，求生淨土，得一個究竟。』這最究竟的果報就是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這是我們學佛終極的目標。我們就是要求生西方淨土，那才究竟；你求個人天福報，得有漏福報，不究竟，你不能脫離六道輪迴，還是生死不斷。在六道輪

迴，生死苦海就很不自在。我們要修到破四相，靠自己修行超越，這個也難；不是做不到，難！少數人能做到，多數人很難做到。所以佛大慈大悲給我們推薦淨土法門，阿彌陀佛西方淨土法門，這個法門可以帶業往生。你只要具足信願行，這樣念佛帶業往生到極樂世界，到那邊再去斷惑，到那邊斷就容易了，不會退轉，壽命無量。這個淨土法門是人人有分，因為不用斷惑就比其他法門要容易。但是容易，我們也不要看得太容易，看得太容易，我們又疏忽了。我們還是要持戒修福，持戒修福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。持戒修福不要求人天福報，像袁了凡他是求人天福報，我們不求人天福報，把持戒修福這個善因迴向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們一毫之善統統迴向求生西方，不求來生得人天福報。你迴向發願求生西方，把善事都迴向到西方，不求人天福報，實在講你得到的人天福報比你求的又更殊勝，你不求反而更殊勝。所以我們要迴向西方，不求人天福報。

『則世出世間，皆有一個辦法矣。』無論世間法、出世間法，只要我們一心念佛，求生淨土，什麼問題都能解決。『報佛恩在此，救一切苦在此，滿菩提願亦在此。』那我們要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」，我們要報恩，佛恩你怎麼報？你怎麼報也報不了。怎麼樣才報得了？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，你也成佛，你也來度眾生，那是真報佛恩。如果我們不求生淨土，我們還在六道生死輪迴，你怎麼報？你報不了。唯有往生淨土才是真正報佛恩，上報四重恩，下濟三途苦。「救一切苦在此」，下濟三途苦。我們沒有去西方，我們沒有本事，想要幫助眾生，我們要度眾生度不了，不好度。在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講，閻浮提眾生剛強難化，眾生哪有那麼好度？實在講不好度。我們往生西方就有能力，就有神通，有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天眼通，又能夠分身、又能夠化身，那個度眾生就不是像



我們現在一個一個度，大量大量的度，同時可以分身、化身去度了。像觀音菩薩一樣，三十二應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就現什麼身而為說法，那個度眾生才度得多。我們現在能度幾個？度一個都度不了。所以我們還是要先求自度，才能度他。如果你自己不能得度，自己還在苦海，怎麼去幫助苦海當中的人脫離苦海？這個辦不到。所以這裡講的都是真話，「報佛恩在此，救一切苦在此，滿菩提願亦在此」，成佛就滿菩提願了。我們再看第四：

【四、歌利王事，見《講義》卷三第一一〇頁。此王即憍陳如尊者之前身也。】

這件事情我們大家要詳細的了解，可以去看《金剛經講義》第三卷第一百一十頁。『歌利王』就是憍陳如的前身，他這個公案在那邊有講，在其他經典也有講到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裡。